

2

はせ せいしゅう

Hase Seisyu

eeb

不夜城

(日) 驰星周 — 著 刘名扬 — 译

高居日本推理小说畅销书排行榜

第一名

销量逾

200万册

同名电影

由金城武主演

九把刀最推崇的日本黑色小说作家

获第18届吉川文治文学奖 / 作者凭此书登上娱乐畅销作家的宝座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不夜城

(日) 驰星周 著
刘名扬 译

Fuyajo

© Seisyu HASE 1996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8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夜城 / (日) 驰星周著; 刘名扬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33-1356-8

I. ①不… II. ①驰…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075 号



(日) 驰星周 著; 刘名扬 译

策划编辑: 褚 迪

责任编辑: 侯晓倩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184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一版 201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356-8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献给在黑暗中、银幕上
耀眼过人的袁咏仪

黑色梦中

我去安睡

——窦唯《黑色梦中》

1

星期六的歌舞伎町正下着连绵不断的小雨，仿佛在通知人们酷热的夏天即将结束。我提着笨重的手提袋，从区役所大道朝职安大道走着。因为是星期六，加上又下着雨，区役所大道上的人比平常少了一半。狭窄的人行道被穿着迷你裙、伸出诱人双腿的女人和皮条客占据，其间夹杂着一些中国人，偶尔也可以看到几张南美或中东面孔。人行道上来的，是几乎盖过日语的普通话或上海话，待客的出租车则沿着人行道旁排成一条长龙。

我自皮条客或娼妓中间穿过，在风林会馆前的十字路口左转，眼前是一条挤满大群学生的街道。走到街角卖水果的厢形车前再右转，我来到了充斥着韩国风味的路边摊区域。这时小鬼们烦人的吵闹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阵阵香味与泡菜刺鼻的味道。在眼前的商住两用大楼门口，有几名眼神锐利的中国人站在那里把风。

其中一个注意到我，用普通话喊道：“喂，健一，来晚啦！姑娘

们等得都心烦啰！”

“假如你说话非得这么大声的话，就给我滚回你的祖国去。”我瞪着这个小痞子，在他耳边说道。

虽然元成贵可能不会为难我，但如果要我和这种家伙打交道，就非得请他好好调教调教不可。

“紧张个什么劲嘛！这一带的日本人哪听得懂普通话？”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把脸凑到他眼前，“老子不就是个会讲普通话的日本人吗？”

“健……健一先生是例外……”这家伙不敢正视我，想逃开似的抽开胳膊。

“你给我搞清楚，这是工作，咱们可不是来玩的，这可是跟走钢索一样危险的事。就算日本人听不懂普通话，那从中国北京和福建来的人呢？马来西亚人呢？你以为那些家伙听不懂你的臭上海腔吗？”

这个小痞子用上海话发了几句牢骚，我马上伸出空着的手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拉近。

“有话说就给我用普通话讲。”我直盯着他的眼睛，冷冷地说。

他那仿佛抹了层油膜的混浊双眼逃避似的转动着，最后还是无助地望着我说道：“好啦好啦，我是因为在这鬼天气里站得太久，不太舒服罢了，保证不再犯啦！”

“这才像话。”我拍拍他的肩膀，将手提袋交给一旁的小弟，“里头是这次的货，早点儿拿去给姑娘们瞧瞧。”

由提着手提袋的小弟带头，我们走进了大楼。

2

带头的小弟打开了“红莲”的门时，卡拉OK的清澈歌声立刻传到了走廊上。几个眼尖的女孩子看到了我，马上撇下身边的客人站起来欢呼，听起来像是空着肚子的狗听到主人进门时的叫声。我向她们微笑挥手致意，在酒店最里面挑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来。小弟们则朝反方向走进了职员室。

我点了根烟，然后开始打量店里的情况。客人大约坐满一半，而且几乎都是日本人，这些油光满面的日本人正在和听不太懂日语的酒家小姐闲聊。

在我正前方唱着卡拉OK的是李桂梅，这家店的三位妈妈桑之一。另外两位——王成香、黄秀红，则各自坐在熟客的桌边。她们三个人的个性截然不同，唯一的共通点，大概就是对金钱斤斤计较的态度吧。三位妈妈桑平摊店面的租金与管销费用，也都各自调教员工与小姐，就连薪水也是各给各的。换句话说，她们是在一家店面里，同时开了三个不同的酒家。黄秀红向客人说了些悄悄话后站起来，穿着衩开到臀部的旗袍扭着身子走过来。

“你来晚了。”一口漂亮的京片子。

秀红的日语说得也一样好，她的身份并不寻常，父亲是不久前失势的高干，她则是几年前从北京大学申请公费到东京大学留学的，之后就这样在新宿定居下来，除了和客人聊天以外，她平常是绝对不说日语的。

尤其是和自己人交谈时，她只讲上海话，也就是说，我并不是她所信赖的人。

“外头下雨了嘛。”我随口敷衍着，并为秀红点上了烟。从眼角的余光，可以看到小姐们陆续走进吧台旁只用一面薄薄的帘子遮掩的房间，没多久就听到她们发出像小孩一般的娇嗔声。

这次我进的东西都是上等货，只是不知道是从哪间仓库里挖出来的。

“我外甥想买台空调。”秀红用充满诱惑的眼神望着我说道。

“夏天不是快过去了？”

“他之前回国了，刚回来没多久。”

“可以出多少？”

“五万圆。”

没搞头，才五万圆，我根本就没兴趣。

“我外甥住的公寓只有一个房间，用不着买大的，什么牌子都成。”

我靠向沙发椅背，对着天花板猛地吐了一口烟，假如答应了这桩无聊的生意，铁定会血本无归。可是对我这种到处闲荡的人来说，在私底下维持和秀红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给我两个星期吧。”我望着天花板说道，感到身旁的秀红松了一口气。

“那就拜托你了，健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来找我吧。”

听元成贵的情妇这么说，心里的感觉居然比想象中还要好。

走进里面房间的小姐们又各自归位，喜滋滋地把新首饰戴在手指、手腕或脖子上。

秀红嘬着嘴说：“她们很快就会吵着要皮大衣了。”秀红把没抽几口的烟弄熄，用已经不再年轻的眼睛，望着开始应酬客人的小姐们。

“没问题，只要她们肯付钱就好了。”

刚才被我整过的小弟穿过挂帘走了进来，大概是注意到了我的

眼神，秀红站起身来说道：“轻松一下！我请客。”

我本来又想脱口说出“废话，那还用说”，不过我还是赶紧把话给吞了回去。

“健一先生，这是今天的货款。”在我望着秀红诱人的后臀时，那个小弟战战兢兢地站在我面前，把一个咖啡色的信封交给了我。

呸！信封里只有五十万左右，实在是够寒酸的。在今天的日本，五十万这点钱什么都做不成。可是对做我这种生意的人来说，女人提供的情报是不可或缺的，偶尔得用这种方法讨她们欢心。

我从信封里抽出十张钞票，交给了这个小弟。

小弟的脸色马上为之一亮。“谢谢您，健一先生。”

我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并不是我要摆阔，而是在这种鬼天气里，不想一个人躲进窝里喝闷酒罢了。再怎么小气的黑货商，有时也得这样过过夜生活。

3

又做了同样的梦。梦里刀光闪闪，有人皮开肉绽，血花四溅。移动电话响了，睡在我身边的女人翻了个身子，但我怎么都想不起她叫什么名字。我抓起扔在地上的上衣，从口袋里掏出电话。听筒里传来女人的声音，说的是日语。

“请问是刘先生吗？”电话就挂断了。

没多久电话又响起。我咋了咋舌头，拿起电话。

“是王先生介绍我来找您的，他说您或许可以帮忙。”这女人话

说得很快，而且有点口音，但我听不出是哪里的人。

我点了根烟，努力地想她说的是哪个姓王的。“哪个姓王的？”

“元先生那里的……”

歌舞伎町里姓王的满街都是。姓元的也不少，可是其中只有一个姓元的来头比谁都大，他就是元成贵。

假如惹毛了这家伙，任谁在歌舞伎町都会混不下去。不知道这女人所说的元先生是不是元成贵，总之先听完她的话再说。

“接着说。”

“我这里有东西想卖给你。”

我又咋了一下舌。我这部移动电话通常只有在歌舞伎町混的中国人才会打进来，现在听到的是日本人的声音，实在让我感到不安。这部电话并不是工作时用的，在侦探、勒索者或者脑筋有问题的窃听狂拼命窃取各种电波的环境里，用移动电话联络重要的事等于是大声呼叫大家来敲我一笔。

“货呢？”

“希望您能亲自过来看看。”

我吸了口烟，默不做声。虽然心里有股强烈的不安，可是如果放过这个机会，又未免太可惜了。

“明天下午三点行不行？”我说。

假如发现情况不妙，我打算跟踪她以查明她的身份。

“嗯，好的。”

“在风林会馆前面等我。”

“你认得出我吗？我的发型是……”

“我会认出来的。假如没有一个姓刘的家伙出现的话，你就当作没这回事。可是你叫什么名字？”在女人还在犹豫时，我先问道。

“我叫夏美。”

“那么，夏美小姐，明天见。”

4

我挂掉电话，扔下在床上沉睡中的女人，离开了旅馆。

手表上的时间是凌晨四点，是靖国大道与新宿大道成为乌鸦王国的时刻。听说聚集在这里觅食剩菜与呕吐物的乌鸦曾经攻击过行人，每次一想到这个，心里都会发毛。

我穿过职安大道，绕到 KOMA 剧场后面，来到了樱花大道。那家不怎么起眼的药房立在樱花大道的一角，招牌与窗上漆的字都已经斑驳退色，根本看不出上面写些什么了，仿佛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在这里似的。我们——也就是我和其他以歌舞伎町为根据地的台湾人，只单纯地称这家店为药房。

我开门走进药房，杨伟民透过厚厚的镜片看了我一眼，旋即又将目光移回报纸上。

我大大咧咧地走进店里，从透明的冰柜里拿出一瓶汉方的健康饮料，一口气喝光。

“有什么新消息吗？”

台湾流氓在新宿已经过气多时。因为现在在台湾赚钱比较容易，女人都回去了。再厉害的台湾黑道，在异国如果没女人也混不下去。有了充满活力的女人为他们准备金钱和藏身的窝，这些男人才能肆无忌惮地耍狠斗恶。本来在歌舞伎町的地下社会里连日本黑社会都

分不到的甜头，就这样逐渐被其他黑帮掌握。

杨伟民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人，虽然不是流氓，但是连当时很吃得开的台湾黑帮都对他十分尊重。这个在歌舞伎町里扎根已久的老人，早在流氓还没来这里以前，就已经组织了私人的警卫，所以，就算是流氓也不敢惹他。这情势到现在也没变。曾经有个搞不清状况的北京混混来向杨伟民勒索保护费，结果当天就从歌舞伎町里消失了。这件事马上就在新兴的黑道势力间传开，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找杨伟民的碴儿。每天晚上，各种情报都会传到杨伟民这里：比如哪间酒家开了间麻将馆，或是福建帮的张三拼了老命在找上海帮的李四这一类的消息。杨伟民就是借着交换这类信息，在整个中国圈子里——不管是黑或白——大卖他的人情。所以，每当我碰到没有把握的状况，就会到杨伟民这里来献殷勤。

“不久前发现了一具尸体。”杨伟民仍旧盯着报纸，用流利的日语说道。开口说话时，他脸上的肌肉因为松弛而颤抖着，三条深深的皱纹像猛禽的爪子似的浮现在他的眼角。

“是谁？”我用日语问道。

“不管死前叫什么名字，现在都没意义了，不是吗？”杨伟民的眼珠子在镜片下骨碌碌地转动着。那混浊幽暗的双眼，使他看起来像是在深海里活了几百年的老鱼，而这条老鱼，见过无数的生死。

我点了个头。

杨伟民的意思大概是，不过是一个和我们的圈子无关的日本人挂了而已，不必放在心上。

“其他的呢？”我点着了烟，杨伟民像是驱鬼似的，用力挥手拂开烟雾，并用那对半死不活的鱼眼珠子瞪着我。

杨伟民以前是个大烟枪，但是自从他被肺癌搞得生不如死之后，

再也没有一个傻瓜敢在他身旁抽烟。只有我例外，因为杨伟民绝不会找我麻烦。

“听说吴富春回来了。”

听到这话，我手上的烟差点掉下来。感觉像胃里长了块大石头，把我的胃袋直往下扯。

杨伟民一撇嘴角，露出一一种“谁叫你不听老人言”的表情。

“事情还没了呢！元成贵可不会放着不管。”

“根本没有人搞得清楚那家伙脑袋里想些什么，不过，健一，你应该知道吧？”

我沉默地摇摇头，脑袋里好像快要短路了。那个叫夏美的女人打来的电话已经够让我头痛的了，现在连富春都要来给我惹麻烦。刚才我还以为只是脚边开了个大窟窿，其实说不定我已经掉进这个无底洞里了。

“听说是元成贵的手下看到他在附近游荡，元成贵气得眼睛都快喷火了。”杨伟民的口吻，好像在谈一只稀有动物的出没似的。

吴富春是个神经有问题的小混混，而且是很难搞定的那种。

一年前，福建帮给了吴富春一笔钱，叫他杀掉一个上海人——每一个在歌舞伎町混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家伙是元成贵的得力助手。就算是脑筋有点问题的家伙，也不敢把元成贵的心腹干掉。只有沉不住气的福建帮才会为了毒品买卖的纠纷，捅出这个大篓子。总而言之，福建帮计划了这桩傻事，只用区区几十万就想叫富春把人给做了。结果，元成贵的愤怒超乎想象，而接替的钱波为了替元成贵泄愤，在歌舞伎町刮起了一阵旋风。做事不考虑后果的福建帮几乎被杀个精光，最后搞到街上的福建人都销声匿迹了。

不过，吴富春却巧妙地逃过了元成贵的魔掌。有人说他跑到名

古屋去了，也有人说他躲回老家去了，不过，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元成贵迟早会找上你的，你有什么打算？”杨伟民说着，视线又回到了报纸上。

我没出声，只是吐了口烟，透过肮脏的玻璃望着窗外。

“元成贵这家伙很难应付，说不定你在歌舞伎町会混不下去哦。”杨伟民的话让我回过头来，那声音就像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你就别再硬撑了，挑个自己人结婚吧，这样的话保证你不会有事。”

我对着天花板吐了口烟，对他笑了一笑。“我的情况还不适合吧，下回见。”

我转身背向杨伟民，伸手开门，玻璃上映着杨伟民小小的身影，他轻轻地摇摇头，视线又回到了报纸上，相信现在他已经把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5

带我认识杨伟民的是我的老妈，不过准确说来，还是因为我老爸的缘故。我老爸是台湾人。老妈说他是个人渣，这我倒不予置评，因为老爸根本没回过几次家，而且在我懂事以前就挂了。

总之，老妈对他根本没有好感，甚至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而且，她对通过老爸所看到的台湾人圈子也是憎恶有加。没想到老爸死后，老妈却得依靠这个台湾人圈子过活，这种讽刺应该会令她咬牙切齿吧。虽然老爸几乎不回家，但家用倒是没少给过。虽然详细的情况

我没问过，但是记忆里好像没看见老妈上过班，所以应该是这样。那阵子我们住在初台的公寓，她只是从早到晚都在爬格子，写些自以为是创作的东西。我偷偷看过几回，写在稿纸上的不是批评老爸的恶言恶语，就是些下流的色情故事，怎么看都只是她在打发时间罢了。我们每餐都上馆子；除了内衣以外，脏衣服都送洗；只有偶尔想到时，才会打扫一下房间，所以房子总是脏乱不堪，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老妈虽然靠恨之入骨的老爸的钱过日子，却彻底地放弃了生活。老爸死在大陆。听说是因为喝醉酒跟别人打架，肚子上挨了一刀才挂掉的。我们的生活费用一向仰赖老爸，所以老妈从此就没戏唱了。去大陆领回老爸的骨灰后没多久，老妈就开始找工作，可是老妈不适应上班的生活，一直无法自谋生计。当时只觉得我们母子俩饿死只是时间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剩一个办法——老妈去向她恨到骨子里的台湾人求援。她认为自己之所以会落得这种下场，都是因为这些无可救药的台湾人给她带来这些打击的缘故，加上她也认为他们有义务为身为半个台湾人的我尽点心力。

在我十三岁那年，老妈提着两只皮箱，带着手抱特大号手提袋的我，搬离了初台，就这样找上了歌舞伎町的杨伟民。当时的杨伟民气色比现在好多了，身子也胖得不能再胖。他带着夸张的笑容迎接我们，他对老爸的死感到十分遗憾，还说老爸就像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所以他也不会把我们当外人。当时杨伟民的药房就已经不太干净，所以我一时还搞不懂老妈为什么要来投靠这个脏药房的老板，但是没多久我就弄清楚了。杨伟民让老妈当上夜总会的妈妈桑，还给她一幢位于大久保的公寓。老妈只需每天在店里露几次脸，所有的业务都由店经理负责打点，我和老妈把行李搬进了大久保的公寓，当天就成为歌舞伎町的居民。简直就像魔术师的礼帽里，随

时可以变出鸽子那么简单。过了几天，杨伟民找到在歌舞伎町游荡的我谈话。他说我是他的孙子。

“我们台湾人传统的观念，就是把亲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你和你母亲现在都是我杨伟民家的人了。你母亲现在是我女儿，而你就是我的孙子。懂了吗？”

“伯伯是说，我爸是你的儿子吗？”

杨伟民听我这么说，笑着摇摇头。“血缘上是没什么关系。不过每个台湾人都把彼此当作同胞，就算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也都吃一样的东西，说一样的话，来自同样的故乡。”

“可是我不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连台湾也没有去过。”

“可是你的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对不对？”

说着，杨伟民走进药房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是一本中文词典。

“说来可悲，你母亲认为你爸爸负了她，所以恨透了我们台湾人。我身边有些人知道这件事，所以对你妈妈很没有好感。”

我默默地凝视着杨伟民的脸孔，完全搞不清楚他在对我说什么。

“有时我对你们的照顾也会有疏失，你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时候保护你母亲。假如你能在我这里站稳脚，就没有人敢再说你母亲的闲话了。所以，你一定得先学会说自己的母语才行。”

我收下了那本中文词典。

“有空的时候就来找我吧，我会教你说普通话，自己先翻翻这本词典。”

“知道啦。”

杨伟民眯着眼睛，搔了搔我的头发。“这才乖，健一。你的日本名字是高桥健一，可是你爸爸姓刘。以后有自己人问你叫什么名字，